

- 当了半辈子领导、体面又讲究的老人，为什么总把小便拉在冰箱门上
- 一向知书达理的老人为何在家常常大发脾气
- 目前我市失智老人已超5万人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人群超9.5万人
- 老人频频走失怎么办，有没有好的预防措施

与“老天使”对话

“把他们当作孩子吧，一个孩子如果天马行空地说不存在的事，人们只会说他想象力丰富，像天使一样可爱，而不说他是‘儿童痴呆’。对‘老年想象’，人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，就把他当作‘老天使’吧。”

在医院，干雪琴很多时候是和老人做一些简单的对话。

“阿婆，您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干雪琴问一位老太。

“不认得。”老人仔细地看看她，摇摇头，又问：“阿拉因来过过了吗？”干雪琴说，刚走，其实她女儿已经很久没来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人又问：“阿拉因来了伐？”干雪琴又回答了一遍。看起来，与思维迟缓的老人交流，是一件费时费力而又徒劳无望的事情，但干雪琴不这么认为。她和老人对话的时候，声音轻柔得像对孩子，同时紧靠着她，握着她的一只手。

“对于思维难以集中的这类老人，这是沟通的一个技巧，让她感知到你的存在。”干雪琴这样解释。

复读机一样重复了几个回合后，终于引出了老人的第三句话：“夜饭没吃，肚皮饿了。”尽管刚吃过早餐，干雪琴还是赶紧拿了儿几块饼干给她：“先垫垫肚皮。”

这边刚安抚好，那位总说要打仗的爷爷又冲出了房间，干雪琴让护士再一次用“等命令”的方法拉住了他。

“不要解释，不要反驳，不要忤逆，顺着他的意思来。”这是干雪琴的第二个方法。

“纠正往往是徒劳的。”干雪琴说，他们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，只要这个想象不让他痛苦，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呢，至少他们在动脑。

“把他们当作孩子吧，一个孩子如果天马行空地说不存在的事，人们只会说他想象力丰富，像天使一样可爱，而不说他

是‘儿童痴呆’。对‘老年想象’，人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，就把他当作‘老天使’吧。”

“打仗爷爷”以前打过仗，总喜欢说之前一个排干掉别人一个连的故事，但在他的口中，这个故事有不同版本，有时候又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期，有时候一个班7个人，有时候又变成9个人。

还有一位大学教授，来的时候非常厉害，诗词古文脱口而出，但是他的记忆里似乎只剩下这些，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朱文波也常常耐心地听他背诵《长恨歌》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到了后来，他开始卡壳。再后来，忘记得越来越多，但是他还是要背。朱文波和同事们就像教孩子背唐诗一样，一点点的教。

朱文波记得，这位老教授生命的最后一年，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，可还是常常说：“我背唐诗给你听吧。”

重复过去的恩怨或成绩是许多老人最后唯一能做的事。北京志愿者张大诺在做了多年临终关怀后出了一本书。他说，对这样年龄的老人来说，他们能最后清晰说出的也许只有几百字，这些内容是她们一生唯一清晰的记忆，如果你想到，她们的一生只拥有这几百字，就会有耐心听下去了。

朱文波也同意张大诺的经验，当老人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，请为她的一生寻找两三句话——能让她觉得这一生过得很值、活得很快乐的话。以后的日子可以反复地说，老人不怕重复！这是对重度失智老人的最好安慰。

生命和爱的轮回

到了老人完全糊涂、永远不能再感受亲情的时候，才知道这种比“死别”更残忍的“生离”的方式，叫做老年失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少有人能坦然地接受这些变化，并找到对待他们更好的方式。曾经以为会有补偿和救赎的时间，却在纠结中像流沙一样从指间滑落，不复留存。

罗老伯走失前几天，罗洁和丈夫商量过去年去旅游的事，老人听后嘟囔了一句“你们去玩都不带我！”全家都笑了。

罗洁很后悔，为什么当时不哄哄他，就说带他去呢？

李楠也后悔，她常常梦到，3岁那年外公带她去南京，临走前很为难：坐车要好几个小时，楠楠路上要尿尿怎么办？最后，他一手牵着小外孙女，一手拎着一个大尿壶赶车去。

那是李楠对外公最早的记忆，此后的二十年，这件事不时被作为经典笑料提出来。可在外公去世后想起，她却心痛无比：“他那么疼我，可我为何不能接受他小便在外面这件事？”

她后来常常反思，许多人都和她一样，到了老人完全糊涂、永远不能再感受亲情的时候，才知道这种比“死别”更残忍的“生离”的方式，叫做老年失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少有人能坦然地接受这些变化，并找到对待他们更好的方式。曾经以为会有补偿和救赎的时间，却在纠结中像流沙一样从指间滑落，不复留存。

根据市心理卫生协会的一项统计，目前我市失智老人已超5万人，且与老年痴呆关系密切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人群超9.5万人。也就是说，我市有超过10万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失智症状。为了让这些在生命边缘的“老天使”得到更好的照顾，前年10

月，市卫生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残联、市慈善总会等部门联合启动了失智老人关爱项目。去年分批完成市区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31名社区医生的培训，在市区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部分市级综合性医院及精神专科医院开设了“记忆门诊”，方便筛查出的失智老人进行确诊及治疗。

同时，通过专业培训与知识普及，建立起除专家医护员、社工、家属外，还有爱心志愿者的服务队，分级对他们进行培训。经过培训的志愿者，可以让忙得喘不过气的家属得到一次喘息的机会，又叫“喘息服务”。

此外，一些政协委员也提出提案，把老年失智纳入医保的特殊病种，以减轻更多的家庭负担。

今年，我市将着手建立失智老人信息库，为失智老人的档案、流行病学数据、科研课题数据的共享共用搭建一个平台，为宁波失智症的防治、照护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“也许他们的现在，就是我们的将来。看到他们，活生生就像看到20年或者30年后的自己。”朱文波说，“我们需要反思、总结，如果现在能够找到一些好办法，到将来我们的人生渐渐萎缩的时候，也能够被好好的对待。”

生命与爱，都在轮回。（为避免涉及病人隐私，报道中部分人名经过处理）

走失的“黄手环”

为了防止更多的“老天使”迷失，一种记录失智老人信息的黄手环应运而生。也可以在老人衣服上缝上家人的联系电话，或者安装一个GPS定位器。

在罗洁的及时干预下，罗老伯的病情控制得很好，鲜有人能看出他的异样。罗洁很后悔，她因此放松了警惕。

她父亲不是第一次走丢了。去年6月，他出了自己住的小区大门后，就往旁边的水岸心境小区走去，转着转着就迷路了。被民警发现，带到了望春派出所，幸好他还记得女儿的名字，民警据此通知家人将其接回。3个月后，老人又在水岸心境迷路了。家人报警求助。几乎就在同时，警方也接到了小区保安报警，找到了老罗。

没几天，老人又一次迷路了。这次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梁祝大道上的梁祝小区。令家人惊讶的是，以前记不住家人电话的他，那天竟然记起了女儿的电话，这才安全回家。

罗洁想过，做个联系卡让父亲带在身上，但他坚决不肯。家人后来给他买了黄手环，手环里的二维码可以显示个人信息，但他经常要把手环取下。出事前两天，罗女士在网上订购了一个可以缝在衣服里的GPS定位器，可结果货还没到，老人就走失了。

11月14日上午10时不到，罗洁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得知老两口坐错了公交车，父亲在鄞州万达附近的小城花园就自顾自下了车，之后不知去向。

罗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，随后赶往现场查看监控。无奈，事发点附近的监控都比较远，罗女士便开着汽车，像扫地一样在事发点附近来回寻找。

刚开始，家人并没意识到有多严重，因为老人每次走失，最后都找到了。直到老人一夜未归，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家人就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到鄞州万达广场一带散发寻人启事传单，并扩大搜寻范围。

后经朋友提醒，罗洁到派出所查看事发当天的路面视频监控。在父亲下车2小时后的视频监控里，终于出现了他的身影。之后罗洁发动了许多朋友去查他们身边的监控，当天下午，罗老伯在江东飞虹立交桥和桃源街出现过，可之后所能找到的监控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老人的身影。

罗洁后悔不已，如果事发后就立即查看监控，并在事发地安排人手，根

据后方监控到的情况展开搜寻，找到的几率将大大增加。

老人走失的家庭有很多，罗洁很想分享她的经验教训：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，让老人身上带有家人的联系方式，比如黄手环；一定要避免带着这样的老人去陌生的环境，因为在那里记忆原本就有缺陷的老人更加束手无策；一旦发现走失，第一时间查看事发地附近的视频监控，别错过了最佳的寻找时间；出门时要给老人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，查看监控画面时比较显眼。

为了防止更多的“老天使”迷失，一种记录失智老人信息的黄手环应运而生。

从去年12月18日起，凡在宁波市康宁医院诊断为失智症的门诊和出院老年患者，家属只要到院的精神科门诊与心理咨询门诊服务台，凭诊断证明即可免费登记领取一个“微信黄手环”。老人走失了，身边的人只要微信扫一扫他的黄手环，就能知道他是谁。这个黄手环也会在更多的医院推广。

老人不肯戴怎么办？干雪琴说，“哄啊，告诉



至今仍未找到的罗惠良老人。

他，这是手表，是身份证，是老人和儿女的信物，戴习惯了，他就不会摘掉了。”当然，你也可以给他装一个GPS定位，或者去哪儿都陪着他，牵牢他，就像带孩子上街一样，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别让他走丢。



在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的今天，父母渐渐老去，变成需要我们照顾的孩子，是多数人绕不开的问题。如果此文让你觉得有同感，或者你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想和我们分享，请扫描二维码关注“程钟婧”微信，从历史消息中查看原文，也可通过微信和我们交流。